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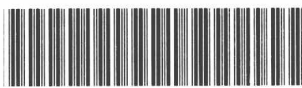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NLIC 2970678890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NLIC 2970678890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拾

1986

神怪顯靈錄

扶櫬節婦記

上海唐安有范若燧者自大聰穎素夙頗有姿色既如年即歸于唐豪扶櫬黎令該
之家生下男女四人值北兵南牧夫以命終婦撫幼育孤以不二庭不再醮自誓其悲酸情狀
鐵石心腸非言語形容所能盡時常兵燹火入于自全或亂喪失字石賤所污者或道路流
亡苟全求生者而歸固旋其間以死自守度客數邑不為強暴所侵一方之民皆以節
婦目之迨天日重明奉圖復舊朝之達官解之京右屢徵奪其操婦以大義之皆凜然
起敬本和初年詔求貞烈有司以若婦仍其其門曰節婦門賜奉司以旌揚之其年十六而終
子孫累世衣冠五一鄉之望孩今扶櫬社現有故碑存焉

厚俸光明寺記

神愴

嘉州厚俸光明寺千身碧樹四面瀟波皇路通其前永河繞其左真禪天一勝翠也



A 1517

南天珍異集

珍異一集，本公餘記舊草而新之也。初黎朝永佑進士東閣公澤鄉武方堤，於公暇收拾聞見著成一卷，顏曰捷記。辰未及鋟梓，其後諸方家續編，或分類，或別標題，同異紛錯不一。又諸抄本間多魯魚砒玉，難辨何篇的公手筆，何篇為後人附增。考古者不免更生疑竇，茲不顧淺陋，參閱諸本，訛謬者正之，闕畧者詳之，僭加批評，分為二卷。第一卷七目，第二卷六十五目。中有珍者有異者，因名為珍異集。庶

《南天珍異集》書影

南天珍異卷集壹

《南天珍異集》書影

佚名◇撰

神怪顯靈錄

朱旭強◎校點

提要

〔越〕阮氏銀 撰

《神怪顯靈錄》，未署撰者。今見有抄本一種，原係法國遠東學院收集，現藏於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編號A. 1648。43葉，頁面尺寸為30×17公分。每半葉10行，行34字，字體秀美，有點評記號。無序跋及目錄。本書書末「明命五年五月拾叁日」(1824)，其下有鈐記，作「信藏漁記」。

書中共輯錄43則短篇傳記和9則雜記。其標題類似武方堤(1697—?)《公餘捷記》。該書作於景興十六年(1755)，開創了越南古代小說中短篇筆記的傳統。據潘輝注(1782—1840)所撰《歷代憲章類誌》，其通行本包括「世家」「名臣」「名儒」「節義」「志氣」「惡報」「節婦」「歌女」「神怪」「名墳陽宅」「名勝」與「獸類」十二類，今亦收入「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可參看之。今將《神怪顯靈錄》與《公餘捷記》中最為完整的一個版本(漢喃研究院藏書號A. 44，序跋目錄齊全，並附載正文及《捷記續編》、《捷記補遺》共三部分)作比對，結果如下：

A. 《神怪顯靈錄》前十二則名目可直接於《公餘捷記》正文中找到：《扶擁節婦記》見於「節婦」類；

《厚俸光明寺記》、《貝溪寺記》、《下邳異人記》、《保伍□郡公記》、《清華靈祠記》、《強暴大王記》、《羅山阮監生記》七則見於「神怪」類；《陳朝祖墓記》、《中行武族祖墓記》、《黃舍官妃祖墓》、《紫沈鄒庚陽宅記》四則見於「名墳陽宅」類。

B.《神怪顯靈錄》後四十則可見諸《捷記續編》：《狀元莫挺之記》、《榜眼阮德貞記》、《榜眼吳公煥記》、《探花流金記》、《都臺阮公茂記》、《東閣陳公寶記》、《傑特尚書記》、《黃甲同公沆記》、《東閣阮春光記》、《狀元范維坎記》、《傑特阮尚書記》、《楊公存記》、《樂山探花記》、《致仕阮光宅記》、《黃甲阮公登記》、《懷抱探花記》、《天姥阮探花記》、《青梅黎尚書記》、《石溪黎公僖記》、《慕澤武尚書記》、《鄧薊甲狀元記》、《金城何榜眼記》、《安朗阮尚書記》、《翁默阮狀元記》、《扶軫阮會元記》、《丹輪武探花記》、《褒中武尚書記》、《中興後文體卑劣》、《上福抑齋先生記》、《良才憲副鄧時舉記》^①、三十則見於其「名儒名臣」類；《范顏廟》屬於「淫祠」類；《古禮陶狀元記》、《東岸貢士》、《朝士應舉祈夢》、《京治年庚戌科會試》、《尚書夢記》、《朝士赴會試》、《至靈傑特典簿阮公夢記》、《己未會試科》八則均見於「夢附雜記」類；《至靈拋山城記》則見於「山川」類（本書《至靈拋山城記》一則闕通行本的開頭部分，並置於「夢（附雜記）」類中）。

C.《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一則題款為「後學溫亭侯武欽鄰盡述焉」。其作者為武欽鄰明矣。武欽鄰(1703—?)，四岐玉勒人，丁未科進士(1727)，其詩文見諸《白雲庵程國公詩集》、《乾元御制詩集》、《周易國音歌》、《丹鄉券例》、《翰苑流芳》、《皇閣遺文》、《名臣名儒傳記》等書。

由此可見，除《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一則外，《神怪顯靈錄》與《公餘捷記》及其續編顯有明確的淵源關係。《捷記》的作者武方堤可參見《公餘捷記》一書的出版說明，那麼，《捷記續編》的作者究竟

是誰呢？《捷記續編》的傳世本均署「至靈滇池陳貴銜敘」。越南近代文獻學家陳文珽在其名著《對漢喃書庫的考察》第一集中考究《登科錄搜講》作者陳璉時，引范廷琥（1768—1839）《群書參考》一書嘗言及莫挺之（1272—1346）：「其事業文章，略見《陳史》及至靈滇池陳公璉《葛川捷筆》，今不复贅。」據此陳文理斷定「陳璉《葛川捷筆》具有與武方堤《公餘捷記》相類似的內容和體例」，《捷記續編》的作者「至靈滇池陳貴銜」可能就是陳璉。（河內：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頁、第277頁）

前引范廷琥《群書參考》可知《葛川捷筆》有關於莫挺之的一則，而《捷記續編》第一則即為《狀元莫挺之記》。此外，范廷琥（1768—1839）《雨中隨筆》卷二《文體》一篇破題即稱：「中興以後，文體卑弱，具見陳公璉《吉川捷筆》集中。」而《捷記續編》第三十篇則為《中興後文體卑劣》。佚名《山居雜述》標引《公餘捷記》之《節婦》一則及陳璉《續捷記》之《中興文體》一則。據知《葛川捷筆》很可能就是《捷記續編》。

陳璉（1709—1770），號葛川，謙堂，至靈滇池人。祖陳壽（1639—？）為庚戌科（1670）進士，父陳璟（1684—1758）為戊戌科（1718）進士。次子陳助曾四場中式（1745—明命年前半）。陳璉登戊辰科進士（1748），其作品有《登科錄搜講》（記載陳到黎共123位進士。序文提及到材料多來自《公餘捷記》而來的，包括名墳陽宅、詩文佳話及生平傳說）、《先將公年譜錄》、《陳謙堂年譜錄》和《葛川捷筆》。

《葛川捷筆》的原本已佚，因其與《公餘捷記》（1755）的筆法相同，格調相近，故常作為其《公餘捷記》續編與之合為一書，而廣受重視，不斷為後人續編、續補，而原名卻漸近湮沒。但我們將《神怪顯靈錄》所抄錄《葛川捷筆》的40則與《公餘捷記》版本A44、《名臣傳記》版本A506等書相校，還有可能恢復《捷

記續編》或者《葛川捷筆》的《名臣(附名儒)》、《淫祠》、《夢記(附雜記)》、《才女》、《仙釋》、《神祠》與《山川》相當完整面貌之七大門類，我們認為，每一則標題(地名)+(學位、爵位、名號、姓名)+記」的模式，亦可能是《葛川捷筆》的定則。

由上可知，《神怪顯靈錄》就是在於《公餘捷記》與《葛川捷筆》分合過程之中一個頗值得重視的較早期版本。其後啟定二年(公元1912)《南天珍異集》稱從《公餘捷記》改編得來，而載有《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一文，顯與本書屬於同一體系。

本次整理，因存孤本，而徑以抄本逐錄，他校以《公餘捷記》等書。在整理過程中，劉青海、池潔審讀了校樣。

【注釋】

①《神怪顯靈錄》未錄《上福抑齋先生記》、《良才憲副鄧時舉記》的標題，而《公餘捷記》(A. 44本)之《捷記續編》也未列細目。不過根據漢喃研究院收藏《名臣傳記》一書(藏書號A. 506，很接近於《捷記續編》)可補充之。以下未錄標題者，如可據此補充，不另註出處。

目錄

扶擁節婦記 一一

神怪

厚俸光明寺記 一二

貝溪寺記 一五

下邳異人記 一七

保伍珥郡公記 一八

清華靈祠記 二一

強暴大王記 二三

羅山阮監生記 二六

名墳陽訣

陳朝祖墓記 二八

中行武族祖墓記 三一

黃舍官妃祖墓記 三二

紫沉鄒庚陽宅記 三三

名臣 附名儒、名墳

狀元莫挺之記 三五

榜眼阮德貞記 三九

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 四〇

榜眼吳公煥記 四七

探花流金記 四八

都臺阮公茂記 四九

東閣陳公寶記 五〇

傑特尚書記 五一

黃甲同公沆記 五二

| | |
|--------|----|
| 東閣阮春光記 | 五四 |
| 狀元范維垓記 | 五五 |
| 傑特阮尚書記 | 五七 |
| 楊公存記 | 六〇 |
| 樂山探花記 | 六二 |
| 致仕阮光宅記 | 六五 |
| 黃甲阮公登記 | 六六 |
| 懷抱探花記 | 六七 |
| 天姥阮探花記 | 六九 |
| 青梅黎尚書記 | 七三 |
| 石溪黎公僖記 | 七四 |
| 慕澤武尚書記 | 七五 |
| 郢薊甲狀元記 | 七六 |
| 金城何榜眼記 | 七七 |
| 安朗阮尚書記 | 七八 |
| 翁默阮狀元記 | 七九 |
| 扶軫阮會元記 | 八〇 |

丹輪武探花記 八一

褒中武尚書記 八二

中興後文體卑劣 八三

國朝冠服侯抑齋先生 八五

陳朝鄧時舉 八六

夢附雜記

古禮陶狀元記 八七

國朝景治年庚戌科會試 八九

俗傳有尚書官未第時祈夢 九一

至靈傑特典簿阮公 九三

鄉試場舊迹 九四

淫祠 九六

扶擁節婦記

上汝唐安有范名煖者，自少聰穎悉聞，頗有姿色。既及笄，即歸於唐豪扶擁黎令族之家，生下男女四人。值北兵南牧，夫以命終。婦撫幼育孤，以不二庭再醮自誓。其悲酸情狀、鐵石心腸，非言語形容所能盡。時當兵燹，人罕自全。或飢寒失守，爲賊所汙者，或道路流亡，苟合求生者。而婦周旋其間，以死自守，變容毀色，不爲強暴所侵。一方之民，皆以節婦目之。迨天日重明，輿圖復舊，朝之達官、鄉之豪右，屢欲奪其操，婦以大義激之，皆凜然起敬。

太和初年，詔求真烈，有司以名聞，仍表其門，曰「節婦門」，賜奉事以旌揚之。年八十六而終。子孫纍世衣冠，爲一鄉之望族。今扶擁社現有故碑存焉。